

書叢科百華中
要綱史學哲國中

下卷

編合膺大楊 謗維特



廣動書林

行印局書華中讀

中華書叢科百

楊大膺喬維蔣
編合

中國哲學史綱要
下卷

1935

中華書局印行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687號

中華書局編印
中國哲學史綱要(全三冊)
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

◎ *** 下冊定價銀七角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版權

編者 蔣維喬

大

喬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逵

所有

印 刷 者

上海 棋盤街 中華書局
上 海 靜 安 寺 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

中國哲學史綱要卷下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理性主義派哲學 | (一) |
| 第一節 緒論 | (一) |
| 第二節 正論 | (六) |
| 第二章 結論 | (九二) |
| 名詞索引 | |

中國哲學史綱要卷下

第一章 理性主義派哲學

第一節 緒論

理性主義派哲學，是我國哲學最繁茂的一枝。它的根源來自詩經、易經、大學、中庸、論語及孟子等書。它的方法則取自佛家，又受過道家思想的熏染。所以這派思想的外形，多表現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形態；但它的根本思想，實在和佛、道二家大相逕庭。佛家唯心，以心法起滅天地，故主張性先天地而生。道家尙無，認虛無爲天地之始，故主張有生於無。這派唯理，以理爲萬物形而上的根源，故以性爲後天地而生，也不主有生於無說。

唯理的思想，在孔孟時代，已經醞釀着，但尙未見端倪；所以孔子雖有『天

生德於予。」孟子雖有『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』的話，却未明白說出宇宙確有獨立存在的理。故孔孟還是一種心物渾淪而偏於物的思想。但自孟子數傳而至宋代理學諸子，唯理之說，乃大昌明。程朱之徒，固爲一般人認爲唯理的人物，無容我們多說；就是一般人所指爲中國唯心派領袖的陸象山，也說：『此理充塞宇宙，如何由人杜撰得？』（一）『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；此理同也；北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南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西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』（二）這可見陸氏實在也是唯理派，不是唯心派。他們既主張唯理，於是認爲理外無物，物外無理，或道外無物，物外無道；但他們對於存在人心中的理，不叫做理，另外叫它做性。因爲這層關係，我們乃稱這派做理性主義派。

詩經有『唯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；』（三）『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；民之秉彝，好

是懿德。」^(四)易經有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^(五)大學有「明明德」^(六)孟子有「存心養性」^(七)等話，就是理性派思想的綱領，理性派的學者，尋到這些綱領，用極精細詳盡的分析法，加以研究，於是得着一種精微廣大的學問，就是這派自己的唯理思想。

所謂分析法，就是前面所說的佛家的方法，並不是我國古來儒家研究學問的方法。儒家注重綜合法，說起話來，渾圓模稜，沒有支離破碎的毛病，是他的一種好處；但這種方法，只能用以開創新思想，不能用以整理舊學問；所以當初儒家應用綜合法研究學問，還可創出了新思想；後來因為過時愈久，學問的材料，愈趨複雜，這種方法，就失了效力。所以自秦朝以後，一般學者，襲用老法，終不能於故紙堆中，發現新思想；到了宋代的學者，借用佛家的分析法，把過去渾淪複雜的材料，加以分析的研究——如分仁爲體，愛爲用等等，纔創出理性派自己的新思想。所以朱子說：『至於分別體用，乃物理之固然，非彼之私言也。求之

吾書雖無體用之云，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，固體之謂也；其曰感而方發者，固用之謂也。』（八）

自來學者都說宋明理學和佛學的深切關係，在乎根本思想。我們則認為祇在乎方法。由方法的相同，所以外表上彼此有些類似，其實兩家的思想，雖有一二相通的地方，而根本上，一是世間法，一是出世間法，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。至於理學家受過道家的熏染，也不在根本思想，而在對己和處世的態度。所以也主張潔身自愛，與世無爭。

理性派有名的一和有創見的人物，最初的是周敦頤（九）、邵雍（一〇），稍後一些的是張載（一一）、程顥（一二）、程頤（一三）。張、程三人都受過周子的教訓，也和邵子交接過。他們都是北宋時代的人物。再到南宋，有朱熹（一四）、陸九淵（一五）。到明代又有王守仁（一六）。朱子思想大都集北宋五子思想爲自己思想的。陸子則和前五子以及朱子思想稍有出入。王子出來，又傾向陸子。於是後來的人，把他們八

人思想分爲兩派：一曰程、朱派，一曰陸、王派。說程朱是唯理的，陸王是唯心的。但依據我們的研究，他們八人中雖然可以分爲兩派，而差異的地方，不是根本思想，而是明理的方法。論根本思想，彼此都是唯理，不能說陸王唯心，程朱唯理。論方法，程朱主張向外研究事事物物的理，然後向內發明吾心的理。陸王主張先向內發明吾心的理，然後憑它去觀察事事物物的理。前者是歸納法，後者是演繹法。因彼此方法不同，兩派外形就生出差別，所以王陽明說：

『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，爲入門下手處，有轡釐千里之分，不得不辯；然吾之心，與晦菴之心，未嘗異也。』（二七）

除了以上八子，雖然還有許多理學家，但他們的思想，均不能超出這八人思想的範圍，所以這書乃選這八人爲代表，將來敘述這派思想的時候，也拿這八人的思想做標準，其餘一概從略。

第二節 正論

本派思想，精微廣大，嚴密有條理，如今要敍述，實在是一種很費精神而不宜苟且的工作。爲使一般人容易明瞭起見，先把這派所用的幾個重要術語，加以詮釋，然後再分條敍述他們的思想。

1. 太極 朱子說：『太極只是一個理字。』又說：『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。在天地言，則天地中有太極；在萬物言，則萬物中各有太極。未有天地之先，畢竟是先有此理。』（二八）這理何以叫它做太極呢？因爲這理『究竟至極，無名可名，故特謂之太極。』（二九）故太極是理的名稱，其實卽理。

2. 理 理是形而上的本質，形成宇宙萬物的實理，所以朱子說：

『理如一把線相似，有條理，如這竹籃子相似；指其上行箋曰：一條子恁地去；又別指一條曰：一條子恁地去。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，直是一般理，橫是一般

理』『大而天地萬物，小而起居食息，皆爲太極陰陽之理也。』(三〇)

3. 陰陽：陰陽是宇宙變化相對的兩種現象的總稱。朱子說：『陰陽雖是兩個字，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。一進一退，一消一長，進處便是陽，退處便是陰；長處便是陽，消處便是陰。只是這一氣之消長，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。所以陰陽做一個說亦得，做兩個說亦得。』(二二)陸子又說：『易之爲道，一陰一陽而已；先後，始終，動靜，晦明，上下，進退，往來，闔闢，盈虛，消長，尊卑，貴賤，表裏，隱顯，向背，順逆，存亡，得失，出入，行藏，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？』(二三)

4. 道：道是事物形成所必要走的一條路線，就是一種原理，與理相同。但理是就其實體言，道是就其應用言。所以邵子說：『夫道也者，道也。道無形，行之則見於事矣。如道路之道，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。』(三三)朱子說：『道訓路，大概說人所由之路。理各有條理界辨。』又說：『道便是路，理是那文理……如木理相似……道字包得大，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。』(三四)

5. 性：性卽理。性乃受命於天，而藏在於人心的。陽明說：『理也者性也。』

(二五)朱子說：『性卽理也在心，喚做性，在事，喚做理。』(三六)

6. 命：命卽性。陽明說：『性也者命也。唯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而其在於人也，謂之性。』(三七)換句話，天以是理命乎人物，則謂之命，而人物受其理於天，則謂之性。故『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；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。』(二八)

7. 心：心是一種靈明而能藏的東西，在心內容藏着許多道理，——性，故心爲身的主宰，性爲心的本體。朱子說：『靈處只是心，不是性。』(二九)又說：『心屬火，緣是個光明發動底物，所以具得許多道理。』(三〇)陽明答黃以方問：『人是甚麼叫做心？』說：『只是一個靈明。』(三一)

8. 誠：誠就是實理。朱子說：『誠只是實，……誠只是理。』(三二)伊川說：

『眞近誠，誠者無妄之謂誠。』(三三)

上面既把幾個重要的術語詮釋過，現在來敍述這派的本體論：

理性派的思想，雖以詩經、易經、論語、孟子、中庸爲根源，但孔孟思想是心物渾淪而偏於物的，和本派唯理思想不同。所以論語載：『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』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』而理性派的學者，則專言性命故論，孟二書，不能做本派思想材料，只有大學、中庸，是上承孔子而下起周程，實爲本派思想的先河。因爲這兩部書，是專講性命心意的。所以兩書雖和孔、孟的時代相近，和周程的時代較遠，但關涉理性派思想，極爲密切。因此我們乃把這兩書的思想，歸併到這派來討論，不歸到人爲主義派去討論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中庸裏的宇宙本體是『誠』。所以說：

『誠者天之道也。』（三四）

『誠者自成也。（三五）……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』（三六）

但據這些話去觀察，『誠』雖是宇宙的本體，却是理想的形而上的，不是實體

的，所以它兼兩方面，一是萬物的本質，一是萬事的原理。同時它自身的意義，要從用上纔見得着。例如要做到『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，贊天地之化育，與天地參矣。』（三七）然後纔知道誠的用處，及其偉大。

中庸裏所說的本體，既是理想的形而上的『誠』，那麼要創出有形的萬物，自然是很困難的；因為從形而上的誠，到形而下的器，其中缺少一種實質的媒介，無中生有，自然是不合論理的。因此中庸的作者，爲自圓其說起見，乃把『誠』神祕化，認爲誠的創造萬物，是必然的神化。所以說：

『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。』（三八）

『至誠如神。』

『故至誠無息……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。』

這種本體觀，自然過於靈空。到周子出來，乃以太極爲本體。太極的意義比誠大，除包涵了原來的誠以外，或能生誠以外，還能生出『神』和『氣』——

陰陽二氣——由神的開發而生出人的知。由氣的變合而生出形而下的萬物。
『誠者聖人之本。大哉乾元，（三九）萬物資始，（四〇）誠之源也。乾道變化，（四二）各正性命，（四三）誠斯立焉。』（四三）

『乾元』卽太極，『萬物資始』，是說太極生出氣，由氣生出萬物。『誠之源也。』『誠斯立焉。』是說誠由乾元所生，卽誠由太極所生，故乾元爲誠的源頭。

『誠』爲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，卽性命之本源。通書說：

『元亨（四四）誠之通，利（四五）貞（四六）誠之復，大哉易也，性命之源乎？』（四七）
『誠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也。』（四八）

氣與神爲萬物形體的源頭。太極圖說中：

『惟人也得其秀（四九）而最靈（五〇），形旣生矣，（五二）神發知（五二）矣。』（五三）
這是說由太極生神，由神而開發人的知。

『陽變陰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；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。』（五四）
這是說由太極生氣，由氣生出形而下的萬物。

至於太極圖說中說：『無極而太極。』在太極上冠以無極，他的意義，是說太極之爲本體，無聲無臭，不可拿近的小的去看它。後來的人，因爲見解不同，對這兩個字有許多爭論。但我們祇注重思想的敘述，而不主張辯論名詞，所以略爲提起一下，並不多說。

周子把太極做宇宙萬物的本質，認爲由太極能生出誠以及神與氣等，這不單是思想的變更，也是思想的進步。因爲他這樣一說，就可以把中庸靈空的毛病免除，漸漸着實起來，所以從周子到張子，乃創立一種『有』的思想。

張子的本體觀的方式，和周子相同；他的意義，却稍有不同。所謂方式相同，就是張子立一個太和，爲最高無上的宇宙根源，生出理以及神與氣。由氣的凝聚生出萬物，由神的清通而開發人知。這和周子的太極生陰陽，陰陽生五行，大

致相同。所謂意義不同，就是周子所說的氣，是偏於抽象的，這是因為他拿無極形容太極的緣故。所以由氣生成萬物，先要經過『變合』而成五氣，再由五氣的順布，纔能四時行，百物生。而張子所說的氣，完全是實有的，是空中的大氣，由氣生成萬物，只須凝聚一番就得了。現在引張子的話來作證：

『太和所謂道，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，是生絪縕^(五五)相盪，勝負屈伸之始。其來也幾微易簡；其究也廣大堅固。起知於易者乾乎？效法於簡者坤乎？^(五六)散殊而可象爲氣，清通而不可象爲神。』

在這段裏『太和』就是宇宙最高的本體。『中涵浮沉升降……效法於簡者坤乎？』就是說『太和』包涵了許多理。『散殊而可象爲氣，清通而不可象爲神。』這是說由太和生出氣與神。

『太虛無形，氣之本體，其聚其散，變化之客形爾。』^(五七)

這是拿空中大氣爲氣的本體。空中大氣爲物質，物質不滅，故氣爲實有。聚